

中国少数民族简史丛书

撒拉族简史

《撒拉族简史》编写组

青海人民出版社

11.312-222/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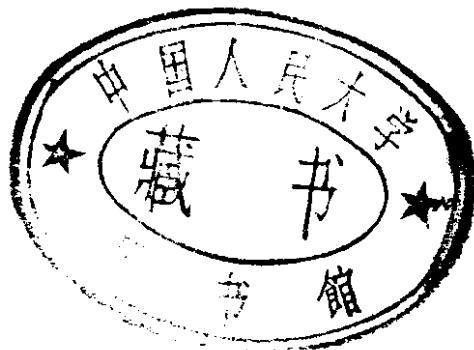
1021288

中国少数民族简史丛书

撒 拉 族 简 史

《撒拉族简史》编写组

RD1511P



青海人民出版社

一九八一年·西宁

中国少数民族简史丛书
撒拉族简史
《撒拉族简史》编写组

*

青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西宁市西关大街96号)

青海省新华书店发行 青海新华印刷厂印刷

*

开本：850×1168毫米1/32 印张：3.5 摆页：8 字数：66,000
1982年1月第1版 1982年1月第1次印刷
印数：1—8,000

统一书号：11097·46 定价：(精)1.00元
(平)0.50元

《中国少数民族简史丛书》 出版说明

我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在共同缔造我们伟大祖国的长期发展过程中，各族人民都作出过自己的贡献。各民族的历史都是祖国历史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为了激发各族人民对自己历史的自豪感，发扬爱国主义精神，进一步加强民族团结，共同向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迈进，我们决定正式出版这一套《中国少数民族简史丛书》。

这套丛书的编写和出版，是经过长时期的集体努力实现的。早在一九五六年，遵照党中央和毛主席的指示，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民族委员会和国务院民族事务委员会的直接领导下，开展了大规模的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工作。一九五八年，在国务院民族事务委员会和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领导下，由中国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具体主持、中央民族学院以及在京和各省区有关单位的积极参加下，一面继续进行调查工作，一面开始编写各少数民族的简史和简志，到一九五九年底，大部分完成了初稿。一九六三年，民族研究所把这些初稿全部付印，以便广泛征求意见，进行修改，使之达到公开出版的水平。但是，由于林彪、“四人帮”的干扰破坏，民族研究工作陷于停顿达十余年之久，这个愿望也就无从实现。现在，我们

决定把各族简史的下限写至一九四九年全国解放为止，在初稿的基础上，进行修订和充实，陆续分别公开出版。

由于少数民族史料，特别是民族文字史料，有待进一步搜集、整理和研究，这套丛书的编写仅能从目前能够利用的史料出发，加以我们编写者水平的拘限，粗疏错误，在所难免，希望读者给以指正。

**国家民委民族问题五种丛书编辑委员会
《中国少数民族简史丛书》编辑组**

目 录

出版说明

第一章 绪论	1
第一节 民族名称、语言和人口分布.....	1
第二节 撒拉族聚居区的概貌.....	4
第二章 民族来源和元朝至清朝中叶的社会发展	8
第一节 民族来源和撒拉族的形成.....	8
第二节 元朝至清朝中叶的社会发展	15
第三节 中央王朝对撒拉族的统治	24
第三章 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的反清起义	31
第一节 起义的原因	31
第二节 起义的过程	39
第三节 对起义的评价.....	44
第四章 近代的撒拉族	48
第一节 资本——帝国主义势力侵入撒拉族聚居区	48
第二节 近代撒拉族人民的反抗斗争	51
第三节 马家军阀在撒拉族聚居区统治的确立	60
第五章 现代的撒拉族	63
第一节 社会经济状况.....	63

第二节 民族关系和撒拉族的解放.....	77
第六章 宗教信仰、风俗习惯和民族文艺.....	84
第一节 宗教信仰.....	84
第二节 风俗习惯.....	87
第三节 民族文艺.....	90
附录：大事记.....	99
后记.....	101

第一章 緒論

第一节 民族名称、语言和人口分布

我们伟大的祖国是“由少数民族结合而成的拥有广大人口的国家”。①撒拉族就是我国多民族大家庭中的一员。长期以来，撒拉族人民和汉、藏、回等各族人民共同蕃衍生息在祖国辽阔富饶的西北高原，用自己辛勤的劳动开发出肥沃的土地，创造了光辉的历史和优秀的文化，对缔造我们伟大的祖国作出了应有的贡献。撒拉族是一个勤劳勇敢的民族。为了反抗压迫和剥削，撒拉族人民曾经进行过英勇的斗争，在祖国各族人民的革命史上留下过光辉灿烂的篇章。撒拉族是我国信仰伊斯兰教的少数民族之一。宗教对他们的政治、经济、文化、生活和历史发展产生过很大影响。

撒拉族自称“撒拉尔”。附近的藏族也称他们为“撒拉尔”。汉文史书记载中，对撒拉族的称谓有十几种之多，大部分是“撒拉尔”或者简称“撒拉”的不同音译，如“撒刺”（《天下郡国利病书》）、“撒刺儿”（《新元史·氏族表》）、“沙刺”（《明永乐实录》）、“沙刺簇”（《明宣

① 《毛泽东选集》一卷本第五八五页。

德实录》),“萨拉”、“萨拉儿”、“撒拉尔”(《清实录》)和“撒喇”(《循化志》)。另外,反动封建统治者和一些文人对撒拉族还用过含有民族歧视性的或不科学的称谓。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根据本民族人民的意愿和其他民族对他们的普遍称谓,正式定名为“撒拉族”。这一民族称谓曾在一九五四年循化县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上通过,并庄严地体现在“循化撒拉族自治县”的正式名称中。

撒拉族的语言属于阿尔泰语系突厥语族西匈语支的乌古斯语组。撒拉语与同语族的其他语言如乌兹别克、土库曼、维吾尔、哈萨克等语言一样,属于粘着语类型的语言。语言内部比较一致,没有方言的差别,只根据语音和语词上的某些差异,划分为街子和孟达两种土语。撒拉语保存着元音和谐的特点,但唇状和谐已经松弛。有重音,一般落在词的最后一个音节的元音上。在固有词里,元音的清化现象较为普遍。由于词中某些音节的缩减和早期汉语借词中复合元音的单元音化,出现了元音的长化现象。如bili “今年”(来自bu—yili)与billi “共同、一块”相区别;gila “锯”(来自汉语gai—la)与gila “记忆、记录”(来自汉语ji—la)相区别。塞音和塞擦音没有清浊的区别,只有清音送气和不送气两套。各种构词和构形的附加成份比较丰富。表明名词复数的领属性附加成份逐渐消失了,因此,为了区分单多数,每个人称都要用限定语——所有格人称代词。如minigi balam “我的孩子”, pizerniqi balam “我们的孩子”。句子成份的基本词序是:主语——宾

语——谓语。定语和状语都在中心词的前面。例如：men（我）Alini（阿里）danar（认识）“我认识阿里”；men（我）kixji（小）Alini（阿里）quldur（去年）danaji（认识的）“我去年认识了小阿里”。撒拉语的词汇除了相当数量的与同语族各亲属语言的同源词之外，由于长期以来撒拉族和汉、回族密切交往，很早就从汉语中吸收了借词。解放以来，随着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发展，撒拉族越来越多地吸收包括政治、经济、文化、生活等方面的单词和术语，来丰富自己的民族语言。撒拉语中的阿拉伯、波斯语借词比重较小，其中大部分是宗教生活和日常生活上的词。撒拉语中也有一些藏语借词，不少撒拉人还会讲藏语。

撒拉族没有本民族的文字，一般使用汉文作为书面交际工具，并且兼通汉语。

撒拉族的人口约有五万六千余人（1978年），主要聚居在青海省循化撒拉族自治县以及与它毗邻的化隆回族自治县甘都公社和甘肃省积石山保安族东乡族撒拉族自治县的大河家，也有少数撒拉族散居在青海的西宁市、黄南、海北、海西、海南等州和甘肃的夏河以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伊宁县、乌鲁木齐市等地，其中循化县七万五千六百七十八人中，撒拉族四万二千八百八十五人，占百分之五十六点七。在上述地区，撒拉族主要与汉、藏、回、维吾尔、哈萨克等族长期杂居，历史上一直保持着友好往来，经济、文化上有着密切的联系。今天，在社会主义的民族大家庭中，这种亲密无间的兄弟关系，更得到了新的发展。

第二节 撒拉族聚居区概貌

撒拉族的三个聚居区，都在黄河沿岸，相互毗邻，自然条件基本相同。

撒拉族主要聚居的循化县，位于北纬35.5度，东经102.3度之间，在青海省的东部。它东接甘肃临夏，南临甘肃夏河及青海同仁，西靠尖扎，北隔黄河与化隆、民和相望。东西长约五十公里，南北宽约四十公里，总面积约为二千一百平方公里。距青海省省会西宁市一百六十公里。境内有宁（西宁）临（临夏）公路通向甘肃，是沟通甘肃与青海的一条交通要道。另有循（循化）同（同仁）公路通向青海南部。

循化境内山峦起伏，沟渠纵横。四周被大力加山、那浪山、古毛卡山、小积石山等山环抱，还有唐塞山、孟达山、奥土斯等山岭在境内蜿蜒起伏，形成南高北低的地势。山间沟渠由南北下，汇集成东部的清水河、西部的街子河，在县城两侧分别流入黄河。唯因雨量稀少，小河水流量不大。黄河虽从县境北部滚滚流过，但解放前的农民无力利用黄河水利资源，经常遭受旱灾，被称为“干循化”。解放以来，在人民政府的大力支援下，各族人民兴修了各种水利设施。一九五八年建成的黄丰渠全长二十余公里，在循化地区历史上第一次实现了引黄灌溉；一九六四年建成的查汗大寺水库，蓄水量达四十万立方米。此外，化隆县合群水库的建成，基本上解决了甘都滩的灌溉问题。三十年来还先后建成许多小型水渠、水库、涝池、

机电泵站，开辟了水源，扩大了灌溉面积，大大改变了循化县的干旱面貌。

按照自然特点，循化撒拉族聚居地方和化隆县甘都及甘肃大河家都属川水地区。这些地方是黄河峡谷形成的小平原，旧称“积石川”。这里地势平坦，海拔约一千八百公尺，气候温暖，最高气温摄氏33.5度，最低气温为零下19.9度，年平均气温在8.7度左右。降雨量平均约二百六十毫米，多集中在秋季，形成春夏干旱，秋季多雨的现象。无霜期约二百二十天，农作物可一年两熟。土壤多系红粘土，适宜作物的生长。循化的浅山地区，海拔渐高，约二千二百公尺左右，年平均气温约为6至7度，无霜期一百八十天，一年一熟，土壤多系白沙土，水土流失较严重。县境南部，居住的主要藏族，这里地势较高，称脑山地区，海拔三千公尺，最高达四千多公尺，年平均气温4至5度，无霜期一百二十天，土壤肥沃，多为黑钙土，有天然森林和草原。

撒拉族聚居的地区，具有发展农业的良好自然条件。农产品种类繁多，粮食作物有小麦、青稞、荞麦、玉米、谷子、洋芋和豌豆、蚕豆、大豆等。油料有油菜、胡麻。黄河沿岸川水地区盛产瓜果，素有“瓜果之乡”的美称。撒拉族有经营园艺和花卉的传统习惯，很多人家都有果园或果树，栽培梨、杏、葡萄等果品，还种植西瓜和甜瓜，也种植蔬菜，有白菜、辣椒、菜瓜、葫子、小葱、大蒜、韭菜等二十多种，除满足当地需要外，还供应周围的农牧业区。孟达、白庄、查汗大寺、大河家盛产核桃、花椒。辣椒和花椒是循化的特产之一。山区出产大黄、党

参、甘草、秦艽、黄芪、羌活、麝香等百余种药材。解放以后，各族人民充分利用循化的自然条件，改革耕作制度，实行科学种田，发展各种农作物的优良品种，粮食单产不断提高。瓜果也增加了新的品种，出现了许多以“元帅”、“金帅”品种为主的大块苹果园。还有香甜可口的香蕉梨、莱阳梨、苹果梨以及西红柿、黄瓜等。

畜牧业主要饲养牛、羊、驴、骡、马以及鸡、鸭和兔等家畜家禽。野生动物有狐狸、石羊、黄羊、猞猁、獐子、白鬃、狼、旱獭、野鸡、马鸡、雪鸡等。近几年还发展了养鹿业。

循化的东部和西南部山区，分布着茂密的天然森林，有云杉、油松、华山松和木质坚韧的枸刺、青㭎树等耐寒林木。川水地区有人工种植的杨、柳、榆和椿树。全县森林面积约五十七万亩。

循化的地下矿藏，经查明的金属、非金属矿有铜、铁、黄金、磷、云母、石膏、芒硝等。

解放前，撒拉族聚居的循化县没有新式农业机械与近代工业和交通运输业。解放三十余年来，撒拉族农民已用上了拖拉机、汽车、推土机、收割机、脱粒机、粉碎机等新式农业机械，机耕面积已占播种面积的百分之三十。工业也从无到有，逐步发展壮大，目前从食品加工、农牧机械到建筑器材，已有二十多种产品。随着经济建设的发展，交通运输业也迅速扩大，县境内已有干线公路二百七十多公里，所有公社和百分之九十七的生产大队通了汽车。在滚滚东流的黄河上新建了黄河大桥和积石吊桥，改变了过去靠渡船往返的状况，对循化建设的发展起着巨大作用。

在黑暗统治的年代里，撒拉族人民备受剥削和压迫，生活极端贫困。为推翻反动统治阶级和民族内部封建势力的压迫，撒拉族人民曾多次进行过英勇顽强的斗争。

一九四九年九月，撒拉族人民获得了解放。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经过民主建政、减租反霸、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等一系列伟大的政治运动，于一九五四年三月正式成立了循化撒拉族自治县人民政府。（一九八〇年五月成立了甘肃省积石山保安族东乡族撒拉族自治县。）撒拉族人民破天荒第一次实现了在祖国统一大家庭里管理本民族内部地方性事务上当家作主的权利。

循化撒拉族自治县成立以来，充分发挥了民族区域自治政权的效能，正确贯彻执行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央人民政府的路线、方针、政策，恢复和发展生产，并在一九五六年全县实现了合作化，完成了生产资料所有制方面的变革。一九五八年全县成立街子、清水、东风、红旗等九个人民公社。

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中国共产党在各民族中发展了党员，建立了组织。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发挥了战斗堡垒作用和模范作用。遵照党的民族政策，培养和提拔少数民族干部。循化县已有成百名少数民族大学生和上千名中学生。少数民族干部已占全县干部总数的百分之三十九，县社不少单位的主要领导工作，已由本民族干部担任，他们对自治县的社会主义建设，日益起着重要的作用。今天，撒拉族人民正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和各族人民团结一致，同心同德，为把祖国建设得更加繁荣兴旺，为实现社会主义祖国的四个现代化而努力奋斗。

第二章 民族来源和元朝至清朝 中叶的社会发展

第一节 民族来源和撒拉族的形成

在撒拉族民间流传着关于他们来源的口头传说，其中有代表性的内容，大体是这样的：

从前中亚撒马尔罕地方，有尕勒莽、阿合莽兄弟二人，在伊斯兰教教门中很有威望，国王非常忌恨，便设法诬害他们。后来虽然事情水落石出了，但他们害怕新的迫害，就率领十八个族人，牵了一峰白骆驼，驮着故乡的水、土和《古兰经》，离开了撒马尔罕向东进发，去寻找新的乐土。

尕勒莽离开故乡后，又有四十五个同情者随后跟来。尕勒莽是经天山北路，进嘉峪关，经过凉州，到了宁夏，又到秦州（天水），折而西返，然后辗转到达甘肃夏河的甘家滩。随后来的四十五人，则是经天山南路，入青海，沿青海湖南岸来的。他们跋山涉水，经历了千辛万苦走到了圆珠沟（现属贵德县），有人太累了，就在那里留住了十人，其余的人终于在甘家滩与尕勒莽巧遇了。他们牵着骆驼继续前进，经过循化的夕厂沟，跨过孟达山，上了奥土斯山。这时天色已黑，苍茫中走失了驮经的骆驼，便点起火把在山上寻找，因此后人把这个山坡叫“奥

特贝那赫”，即火坡的意思，山下的村子叫“奥特贝那赫村”。最后他们找到街子东边的沙子坡，这时天已破晓，所以撒拉语称它为“唐古提”（天亮了）。

在黎明中，他们回望街子一带，见地势平衍，森林茂密，草场莽莽，清流纵贯，是个好地方。大自然的美景吸引他们从山坡上走下来。他们下坡后又在那里发现一眼清泉，走失的骆驼卧在泉水中化为白石（街子骆驼泉和骆驼石古迹，相传源于此）。众人喜出望外，试量了水土，其重量与他们从家乡所带水土完全相同，大家便决定住下了。到达街子的这天，是明洪武三年（1370年）五月十三日。

留在圆珠沟的人，为保安河所隔，跟街子的交往日渐减少，宗教上失去联系，又因长期与藏族生产、生活紧密相联，遂成为藏民。虽然如此，他们与撒拉人的关系始终很密切，一直称撒拉人为“夏尼”（本家）。

以上传说，主要说明撒拉族的先民是由中亚撒马尔罕一带迁来以及他们迁徙的原因、经过和到达循化的时间。其中有些神话故事和宗教渲染，如骆驼化为白石等说，显然是后人的附会，自不足信。但是，传说的主要内容，即撒拉族先民从中亚撒马尔罕一带迁来的说法，是具有历史价值的。撒拉族先民是从中亚迁来的这一历史事实，我们还可从以下几个方面得到证明：

一、从语言和体格外型看，撒拉族具有独立的语言，与其周围的汉、藏等族的语言，无论在基本词汇和语法结构上都不相同，而与中亚土库曼人以及今撒马尔罕（苏联乌兹别克共和

国)居住的乌兹别克人的语言相近，同属阿尔泰语系突厥语族西匈语支乌古斯语组。再证之以撒拉族较高的体格、多须、鼻梁较高、眼窝较深等外形特征，也显示出同附近的汉、藏族的不同，而与中亚一带民族在种族上有密切的相关性。

二、从历史记载看，清乾隆五十七年(1792年)龚景瀚撰修的《循化志》说：“雍正九年(1731年)十二月，回民韩哈即、马火者互控(循化)营卷内，韩哈即诉状称：我们是从哈密来的，住了三百六十一年，我们的教门是一个等语。”同书又说：“撒拉回子不知所自，考其种，即今新疆之缠头回也。”成书较晚的《甘宁青史略》(慕少堂编)也指出：“撒拉族元时由新疆入内地，居河州所属之循化……”这些记载，说明了撒拉族先民来到中国后，在国内迁徙的一段途程，至于他们是由中亚撒马尔罕一带迁来的结论，还可以从国外载籍中得到印证。

在《伊斯兰大百科全书》(Encyclopaedia of Islam)中，曾有外国东方学家综合了中亚历史资料，对撒拉族先民迁来我国青海循化之前的历史以及他们向青海的迁徙，作了如下简要的说明：

“撒拉族原来名叫撒鲁尔(Salur)，是乌古斯(Oghaz)部落中的一个部落名，这个部落及其名称是起源于达罕(Daghkhan)的长子，而达罕则是乌古斯汗的六个儿子之一。随着其余的乌古斯部落，这个部落很早就从赛浑河(Saihun)一带、伊犁(Ili)及热海(Isighgol)等地区迁入河中(Transoxania)，花刺子模(Khorarim)及呼罗珊(Khorasm)。最